



文体人物

5月19日的美琪大戏院,距离《四世同堂》开演,还有2个小时,陶虹托着装着两枚鸡蛋的保温杯站在侧台,和剧组一起聊着哪些地方再调一下,尽管这个角色她已经演了超过两百场了。“无论什么时候,我总还想再提高一下。”陶虹说,“这可能和从小做运动员有关,人的少年正是立志的时候,那时我正在为国争光。”

人生路迢迢,怎么会总是昂首阔步?陶虹垂过头,却并不丧气。乌云终会散去,遮不住陶虹的灿烂。

演一个漂亮的胖子

两个鸡蛋,是陶虹演出前的晚饭,既保存了体力,又不算太多。“演出前,我总要花几分钟安静一下,把刚刚吃掉的两个鸡蛋给忘了。”陶虹说,“只有快点忘了鸡蛋,才能尽快进入角色。”她好像说的又不是鸡蛋的事情,大约是生活和戏。

在《四世同堂》里,陶虹演祁家二孙媳妇胖菊子,在老舍庞大的场面中,不是主角。出道以来,陶虹总是大女主,她却对这个配角情有独钟。在台上,她世俗撒泼,终究也是个乱世下的可怜人,“在大多数导演眼里,我的形象已经被框定了;另外,很少有机会尝试这样的角色,所以很珍惜。”以前,朱媛媛觊觎过胖菊子,劝她“你这么瘦怎么演胖子,咱俩换吧”,据说陶虹“誓死捍卫!”

不过朱媛媛的话也有道理,毕竟陶虹没有胖过的感受。排练时,陶虹天天穿着厚厚的戏服满屋子乱走找感觉,到最后反而把自己又累瘦了。陶虹笑着说,“和秦海璐演的大赤包臃肿不同,我是一个漂亮的胖子。”陶虹笑得欢腾。

做一个陪伴的妈妈

来上海演出几天,但陶虹对女儿每天的日程了如指掌。演出前几个小时,陶虹和女儿聊了一个多小时,主题是“晚上,究竟可以听几个故事?”

自从当了妈妈,这十年来,陶虹除了舞台,几乎放弃了大小屏的表演,陪伴孩子是最重要的,“早上,我做完早饭,送孩子上学,然后去公司上班。下午如果时间允许,就去接孩子放学。”

后来,电视上亲子真人秀节目风靡,也有节目组捧着重金找上门来,陶虹拒绝了。卸下光环,去掉标签,是妈妈为女儿寻求一份平静生活所能做的一切。在妈妈心中,生活远比在透支的电视节目上更有意思。

给一个寻找的方向

之所以不愿意让孩子过早抛头露面,这与陶虹少年时代做过花样游泳运动员的经历有关。“少年,精气上升,正是立志的好时候。如果在这段时期,让孩子分散了精力,精气神就会往下走。”陶虹说:“恰好,我的少年是运动员,全是为国争光的正能量。”果真,陶虹在舞台上的阳光笑容从心底而来。

“如何面对自己”,成了陶虹的人生课题。尤其是从怀孕到孩子三岁的这几年,父母相继过世,浓缩了生老病死,让她迷茫抑郁,“学校教会了我们太多的知识,但如何寻找自己没有人教过我们。”

也许为国争光的正能量又潜移默化地发生了作用,陶虹决定做出改变,她一边健身,一边研习从中医养生到心理学再到中国文化,每当孩子问道:“妈妈,你为什么总要出门呢?”陶虹都会说:“妈妈想给你一个更好的妈妈。”她不仅自己学,还把学习到的成果分享在网上,“毕竟有些课程学费很贵,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不是所有人都有财力和精力去上那些课,于是我为大家分享一个找到自己的方向。”

终究,陶虹还是希望阳光普照,她还是那个为国争光的少年。

本报记者 吴翔

梦里走不到头的走廊

——蒋雯丽《明年此时》分享会

在离开学校很久很久后的一天夜里,蒋雯丽从梦中惊醒,梦里她在一条没有尽头的走廊里跋涉,走廊的那一头是一片舞台,台下坐满观众,灯光明亮,她努力了,但就是走不到头……

昨晚,蒋雯丽携新作《明年此时》而来,穿过走廊,端坐在东方艺术中心的聚光灯下,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场梦。走廊的尽头浓缩了爱得狂野,还有伤心欲绝,这早已让她欲罢不能。

两位贵人助她圆梦

《明年此时》要9月才来上海,时间上还有点遥远,加上又是新剧,上海的观众大多还没有看过。所以,昨晚蒋雯丽更愿意和大家分享这些年走上舞台的路,和人生千万条路一样,悲喜交集。

事实上,大学那会儿,她也上过舞台,自从演完毕业大戏《北京人》之后,同学们就各自开始追寻理想。做那场梦之前,蒋雯丽一直在影视圈忙碌,那里给了她想要的生活,随着年龄,舞台的回忆渐行渐远。“大学毕业那次演出,感觉上更像完成一次任务,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触。”蒋雯丽说。但舞台就是这么奇妙,不经意间,就在她心里扎了根,只是她后知后觉而已。

梦醒过后,她渴望上舞台演出话剧。贵人是林兆华,“大导”请她去演《樱桃园》。起初,蒋雯丽担心,“气息没有专业训练过,怕观众听不清。”“大导”说他不喜欢专业的舞台腔,让蒋雯丽自由发挥,这给了蒋雯丽莫大的信心。

信心爆棚也未必是好事。“那次演出,没有我台词的时候,我就在后面溜达,因为影视剧导演要求不能让戏停下来。”蒋雯丽笑着说,下了舞台,一位朋友是专业话剧演员,过去问她在后面走来走去干什么?她还理直气壮说了原委,朋友告诉她,“(演话剧)不能瞎溜达,否则会分散观众对戏的注意力。”不过,林兆华觉得蒋雯丽演得不错,蛮有意思的。

再后来,她遇到了赖声川,在《让我牵着你的手》《海鸥》里她和赖声川学到了很多,譬如把“溜达”走成调度,还有一句“一出戏不演三十场,是不会长在你心里的。”声台行表,她在赖声川的排练厅里,渐渐回味出学生时代老师的那些苦口婆心。这两天,《北京人》又开始演了,蒋雯丽坐在台上看,台词脱口而出,二十岁就像昨天,她哭了,不知道是因为戏还是因为时光。

《明年此时》还是挑战

在林兆华和赖声川之后,尤里·伊万诺维奇·耶列明是蒋雯丽合作的第三位话剧导演。这位俄罗斯国宝级导演也是蒋雯丽带来上海的新作《明年此时》的导演。

这部戏原是一部百老汇长演不衰的喜剧,后来根据该剧,70年代美国拍过电影,90年代香港影业也拍过,当时是梁家辉和袁咏仪演的。故事里的二十五年,一对男女相约每年同一天在加州一间旅馆见面,每次见面都带着各自成长,各自的悲喜,也藏着时代的影子。



十几年前,蒋雯丽就看过,爱不释手,也去找过林兆华跃跃欲试,林兆华说她还要再等等。前两年,她终于等到了。相比起林兆华,尤里没有给蒋雯丽太多的自由发挥空间,从沙发的靠垫,到演员的步数,甚至是蒋雯丽的一颦一笑,他都做了严格规定。蒋雯丽觉得自己好像又提升了。

从三十岁演到五十多岁,蒋雯丽说演老态不难,她这个年纪再叫她演青春飞扬其实有点吃力,但她还是尽力做好。难度还有换装,五幕戏中间没有休息,到台下换一身衣服,五年就倏忽而过。“导演规定,换装时间都要精确到秒。”蒋雯丽说这台戏从去年9月到现在,前后才演了十几场,这些都还要再练,她想尽快把它“长在心里”。

搭档刘钧也是蒋雯丽推荐的,两人相识十年。最早一次合作,刘钧还是青涩少年,他在一部电视剧里苦追蒋雯丽不得,十年之后,两人再度在某片场相遇,聊起人生境遇,竟有诸多相同感慨,于是终于在话剧舞台上“破镜重圆”。时光飞逝,让蒋雯丽感慨,“在台上,我演完怀孕那场戏后,总感觉这一生就快要过去了。”

从生活通往舞台的走廊,是条悲欢离合人间路。蒋雯丽卸下妆面,走出东艺,万家灯火与她隔街相望。

本报记者 吴翔

上海古籍出版社原总编辑

著名出版人赵昌平去世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晨)昨夜,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古籍出版社原总编辑、著名出版人赵昌平先生的猝然离世,让熟悉他的朋友心痛扼腕。赵昌平1945年出生于上海,享年73岁。

昨天上午,赵昌平先生心脏病发作,在外摔倒,送医院抢救,至晚上11点20分离世。

赵昌平1968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改革开放后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施蛰存先生门下研读唐代文学专业,也是唐诗学会的会

长,赵昌平是唐诗研究领域全国最高水平的代表人物,有许多论文发表在全国顶级刊物《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等等上。他的去世也代表他那一代的出版人离开了历史舞台。

赵昌平著作颇丰,1996年前主要论文收入《跨世纪学人文存·赵昌平自选集》。著作及编著有《赵昌平自选集》《顾况诗集》《孟子:匡世的真言》,合著有《唐诗三百首新编》《唐诗一百首》等。然而,写了多年的《唐诗史》尚未最后完成,留下诸多遗憾。

快点忘掉两个鸡蛋

——听陶虹聊曾为运动员的少年时光



《四世同堂》剧照